



凡尘晓遇

专栏

一块肥肉闪闪发光

□李晓



懂的诗

一向年光(外一首)

□李光辉

一年的时光
就像短暂的一瞬
在眨眼之间
便不见了踪影

恍惚之中
莫名惊诧的我
竟然来不及
与它挥手作别

这一年里
喝过多少杯酒
唱过多少支歌
谁还记得清呢

而今又到年末
满目的山河
落花的风雨
已变成冰封大地

只能偶尔想起
那个曾经怜爱的人儿
如同时光一样
消失在我的眼前

一年幽梦

这一年
就像一场幽梦
在我的日历里
很快就过去了

梦境之中
只有夏天的干旱
还有秋天的燥热
却没有春来和春去

直到寒冷的冬天
窗外更深雪重
你随着最后一片雪花
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看见你
就像一株绽放的蜡梅
在你的周围
散发着暗香的宁静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母亲的老花镜

□徐作仁

母亲,你看得见吗
我戴上你的那副老花镜
是不是懂事了,成人了

你的那副老花镜
被调皮的我弄断一条腿
你用一根麻绳套住
一套,就是半辈子

我戴着你的老花镜
扮了一个猴儿相
你脸上开了一朵花
这朵花,伴了我前半生

你教我读书写字
你和老花镜,神情严肃
辨出我写的一撇,腰杆不直
一捺,撑不穩人

你用慈爱温馨的一瞥
从老花镜上方,目送我
走过隔了十条田埂的小学校
登上去千里之外的公交车

母亲,你在那边看得见吗
我戴着你的老花镜
是不是跟你,一模一样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管她身边有恋人萧军,但肚子的饥饿是爱情也填不饱的。我想,要是有一顿奇迹般降临的肥肉宴,当年昏天黑地的哈尔滨,在她眼里,一定节庆般张灯结彩。

我在县城上高中那些年,附近有一家绿树葱茏的国营工厂,一到下班时间,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工厂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今日供应芋头烧肉、粉蒸肉”,工人们自豪地端着搪瓷盅去食堂打肉。高中同学刘小胖的父亲是工厂炊事员,有天小胖端着满满一盅子红烧肉心怀感恩送到班里一个成绩好的女生面前,小胖数学成绩一塌糊涂,他常找女生抄作业。

我去大都市,在高楼大厦间的马路上双腿乏力高一步低一步行走,总会产生人如蝼蚁的渺小孤独感。有哪一盏灯,对我温情脉脉地闪烁呢?有一年去北京,在诗人二毛开的馆子里,吃了一顿菜馆里的名菜“二毛回锅肉”,我就着白米饭一个人吃完了两大碗回锅肉,吞食了香喷喷的肥肉,我顿时感觉到北京的夜晚灯火可亲。

一块肥肉油光闪闪,它是缥缈岁月里,温暖我心的打底食物,也是对一些时光的深情缅怀。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过死神的魔爪,他在人间又逗留了6年。6年里,父亲对肥肉的感情一直不减,尽管血压血脂上升,医嘱少吃肥肉适量运动。但这两样父亲没法做到,一是肥肉照吃,二是推行他倡导的“龟养”,整天躺在沙发上关心国际大事与餐桌上油亮的肥肉飘香。父亲在秋天的一个中午,突发脑梗引起心衰后去世。母亲说,要是父亲平时节制一点少吃肥肉,或许还可以长寿好几年。我安慰母亲说,父亲毕竟享了口福。

父亲爱吃肥肉,或许是来自家族基因的遗传。爷爷爱吃肥肉,但在那个贫困年代,爷爷极少吃够吃饱一顿肥肉。我11岁那年,村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人家病死一头老母猪,主人家念其劳苦功高,就偷偷在黑夜中掩埋了母猪尸体。没料第二天晚上,另一个村里人去把母猪尸体挖起来,悄悄请了屠夫将死猪肉处理后,把肉煮了一大铁锅,宴请村里相好的人,爷爷也兴致勃勃参加了那晚的宴请。没隔几天,母猪的主人感到如遭挖了祖坟一样的奇耻大辱,喊来村长调解此事,村长哼哼哈哈说了一通两边讨好的话后不了了之,因为村长也参加了那晚的母猪肉宴席。

爷爷去世的前几天,他梦里还在狼吞虎咽着一块块大肥肉,半梦半醒之间,又发觉嘴里满是泥沙。爷爷说,是梦中在磨牙,梦醒来时又感觉是在啃一坨石头。

“这桌子能吃吗?这抹布能吃吗……”这是年轻的萧红流浪在洪水过后的哈尔滨,在饥荒岁月产生的幻觉。尽

竹海的第一场雪

□廖选勇

就清晰地留下了脚印。

走到山脊,雪明显大了许多。一块空地上,积满了厚厚的雪,一群孩子冲过去,捧起雪就往雪人上按;又冲过来,脚下一滑,跌倒在雪人上,雪人顿时崩散,孩子们发出一阵哄笑,把天空中的雪花惹得乐呵呵的,紧一阵慢一阵往小孩子头上撒,那场景真是热闹极了。

突然看见一个小男孩,八九岁的样子,空着两只袖管站在雪地边缘,眼睛幽幽地望着雪人,不说话也不动。靠近小男孩细看,发现原来是一个没有双臂的残疾小孩。雪地太滑,稍不注意就会跌倒,于是他只能用双脚牢牢地扎在雪中,像棵树一样,任凭风雪袭来,也纹丝不动。但小孩的眼里充满了渴望,也许他想象着自己早已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起堆雪人的游戏了。

如此情景,我的心有些惴惴不安。来到入云亭,回望薄刀岭,那雪的山

脊,恰似一把白晃晃的雪刃,仰天砍向天空,发出对人间苦难的追问,是在为刚刚那个残疾的小男孩讨不平?

远眺,目光穿过雪帘,依稀可看见缙云山、歌乐山、中梁山。西边的小安溪河,东边的九龙河,南边的临江河,在雪花中尽显“永”字之美。而巴岳山、黄瓜山和云雾山,正好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川”字,雪中的永川顿时囊括在眼中了。

入云亭遮挡了风雪,给了我闭目静思的契机。遐想之间,耳际初是雪落之声,稍后仿佛传来《十面埋伏》里英雄仗剑踏竹而来的声音,又有春光明媚山花烂漫的声音,还有夏日漫山遍野无边无际的蝉鸣,也有竹笋拔节的响动……

最终,耳里还是响起雪落的声音,仿佛有千万白色的马匹,托起那个残疾的小男孩,奔腾在去往春天的路上。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

永川茶山竹海落下今年第一场雪,消息不胫而走,比雪还要纷纷扬扬,还要铺天盖地。

我们一大早驱车上山,刚过三棵树就有雪花飘在脸上,冰凉冰凉的。

车一拐,绕过山腰一道梁。因为天晴,雪花把阳光弄得如龙鳞一般,碎而亮,随风起舞,茶山顿时成了一个巨大舞台,上演着雪风和阳光的狂欢。

过了老鹰岩,就是游客中心。人很多,不等大人把门票取上,小孩子们已迫不及待玩起了雪。

然后一路往里走,过金盆湖、天子殿、十面埋伏,直奔薄刀岭,那是茶山竹海主峰。车停好,大家徒步上山。车多人多,把雪花吓跑了一些,只有树枝上的积雪很是显眼。

坡沟处被雪完全盖住,脚踏上去,

高山刨汤情

□余美德

抵达好友家时,一头四百多斤的大肥猪已高高挂在树上,被经验丰富的师傅娴熟地解剖着。我们心中不免有些惋惜,未能亲身感受这充满传统韵味的过程。好友似乎读懂了我们的的心思,扯着嗓子喊道:“兄弟们,还有一头猪等着你们来帮忙呢!”大伙顿时兴奋起来,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

然而,当猪被赶出来时,我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哪里是猪,分明像一头壮硕的小牛犊,体形庞大得让人望而却步。但我们还得鼓足勇气行动起来:套绳、拉尾、按头、绑脚,每人都使出浑身解数,额头上布满汗珠也毫无察觉。最终,师傅手起刀落,猪血如泉涌般喷出,殷红的鲜血在雪地上绽放出一朵朵触目惊心的血花。师傅嘴里念念有词:“来年再喂大肥猪。”猪的嚎叫声戛然而止。我们相视

一笑,累得瘫倒在地,又满是成就感。

称了猪的重量,超过500斤,这惊人的数字让大家更为欢欣鼓舞。走进厨房,烟雾缭绕,香气四溢。油在锅里翻腾着,发出诱人的滋滋声,仿佛在欢快地吟唱;刀剁肉的声音铿锵有力,节奏明快;厨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整个厨房仿佛变成了一个激情澎湃、热闹喧嚣的交响乐团,奏响着美食的旋律。

不一会儿,饭桌上便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油腻肥香的蒜叶肥肉,入口即化,让人唇齿留香;鲜嫩可口的火爆腰花,脆嫩爽滑,刺激着味蕾;还有那鲜嫩爽滑的猪血,入口即化,仿佛在舌尖上翩翩起舞……这些地道的农家菜,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让人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冬日悄然临近,天空中仙女散花般飘起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高山之巅宛如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婚纱,那美轮美奂的景象,仿佛让人置身仙境之中。这是大自然慷慨赠予高山居民的一份厚礼。

好友邀约前往品尝地道的高山刨汤。盛情难却,便拉上几位好友,一同驱车穿越漫天风雪,前往重庆与湖北交界的高山人家。一路上,我们被沿途美景深深吸引。路旁大树卫士般挺拔伫立,夹道欢迎我们的到来。远处的红枫,若燃烧的烈焰,热烈且奔放,为这银装素裹的世界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我们来到几户错落有致的人家。炊烟从屋顶袅袅升起,与山间缥缈的云雾交融,如梦如幻。几声犬吠打破宁静,却也为此寂静的山村增添了几分生气。

